

夜光杯



夜光杯

过年的时候，表弟在家族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信息说，外婆家的老房子终于要动迁了，要不要大家去拍照留念。外婆家的老房子从我大学毕业那会儿就说着要拆迁。多年过去，我出国又回国，结婚生子，老房子依然在，只是逐渐淹没在周遭鳞次栉比起来的高楼之间。

上海弄堂忆往

年初三，位于虹口区的外婆家。弄堂里面的住户早就陆续搬离，青砖灰瓦的石库门房子斑驳破败，却没有特别的脏乱。“在这里住了一辈子，走前也是要弄得清爽一点的。”听到有白发老人关照正在搬家的小辈们。沿着狭长的弄堂一路走往深处。午后的阳光斜斜地从不高的砖墙后面照进来，有几株绿植从二楼的晒台边探出来随风一晃一晃地点着头，在灰白的水泥地面印出斑驳光影。在乌漆实心厚木上面

有着铜制的小狮子，口中吐出铜环把手。推门之后就是一个天井，两侧是厢房，正面是客堂间。以前拥有这么一整栋石库门房子的定是户人家。后来一个门洞里面住好几家人家，变成了七十二家房客。弄堂里面大部分的都不是严格意义上有一圈粗石条箍着门框的石库门，而是油漆斑驳的普通木门。推门进去是狭长的木楼梯，一楼是几家人共用的厨房。木楼梯下一般是用水泥砌成的水斗，几家人合用来洗衣洗菜。门关上后，光线昏暗。当年的女人们白天舍不得开灯的，就在昏暗逼仄的厨房里劳作着端出一家人的美味佳肴。

大部分住户搬走之后，依然开着门。弄堂里家家户户都认得，守望相助，之前夜不闭户、搬走了又何必关呢。记得之前我从学校回来，“伯伯嬢嬢”一

路从弄堂口叫到外婆家门口。大部分人我脸熟但不记得姓什么。他们却说是看着我长大的，还记得我小时候被外婆抱着在弄堂口等妈妈下班，一双黑眼睛骨碌碌转着一点不陌生。每一扇门后都有一家人，一些故事。人去楼空，闭上眼睛，我似乎还是那个坐在窗口写作业的孩子，可以清楚听到邻居年轻小夫妻的笑声，父母对孩子的呵斥声，楼下有人大声分享着股市的小道消息。我从窗口探出半个身子，一阵清风穿过弄堂，带来黄昏各家各户的饭菜香。我托着下巴看夕阳慢慢慢地弄堂的尽头。

17号红漆木门的半圆形门楣上雕刻着山茶花，如今断了些花枝显得破败，依然掩不住当年的考究。17号住着弄堂名人陆家妈妈。她家大女儿长相好看，是弄堂一朵花。她一心想着嫁往国外，不知不觉三十出头。陆家妈妈在弄堂里追着姑娘打，逼她赶紧找个

姑娘从小就看着有出息的，现在拿了奖学金去美国念书，以后可以带外婆去旧金山。外婆笑着寒暄，不会英文去做哑巴做聋子吗？邻居说，唐人街又不要说洋文的咯，陆家妈妈跟着女儿去了这些年不是很自在。最后的最后，外婆也没有去美国，她也不知道我住的纽约和旧金山隔着几千英里三个小时的时差。弄堂曲折，是一个之字形。外婆家住21号，门虚掩着，我推门而入，沿着木楼梯走上二楼。木楼梯有些年久失修，每一格楼梯都特别窄，要小心翼翼侧着身子才不至于跌下去。女儿说，“妈，这个楼梯好危险啊。”我都快忘了小时候是如何和表姐妹们在这楼梯上如蝴蝶般翻飞上下追逐玩耍，从来没有觉得一丝不妥。石库门老房子楼上没有厨卫设备，洗一个澡真是大费周章。外婆在老虎灶上烧开水，烧开一铜壶灌满两个热水瓶，沿着狭窄的木楼梯，将两只热水瓶一步一步拎上楼。然后，下楼梯继续烧水，灌热水瓶，再拎两个热水瓶上楼，不知道她要上下跑几趟，才能完成全家人洗澡的大事。所幸晒台上接了水龙头，否则连冷水也要去楼下灌。

外婆家的晒台曾经是我美好的小世界。暑假里在晒台上支起一把躺椅，斜躺着看小说，我看的是一本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夏天晚上在厢房里面热得睡不着，就着把躺椅睡在晒台上，仰头看着满天星光。我经年怀念着的外婆家的晒台，印象中很大，大得容下我年少时所有的天马行空。这次回去才蓦然发现，晒台其实破旧矮小。或许是我看了世界之后，心大了。晒台一角还留着外婆的石磨。过年时，外婆用石磨慢慢磨出来的黑洋酥做成好吃的宁

上了年纪的人对春天的敏感度怎么也不如年轻人，尽管窗外的花事已盛，我却不为所动，对于诗，大抵亦如是，其敏感度也是老不如少吧。然而，也有例外，观海先生虽年过花甲，却诗心不老，申请加入到中国诗歌学会，写诗、读诗，在网上与众多年轻诗人交流诗的心得，切磋诗的技巧，隔三差五还将自己创作的诗制作成视频，博得成千上万的粉丝们一片赞赏之声……

灵魂的目标是诗吗

曾凡华

这一现象，引起了我的关注，一如湖南诗人梁光源，也是在退休之后捉刀弄诗，诗艺突飞猛进，许多作品，获得诗界同仁的好评，在不久前中国诗歌学会换届选举中，被高票推举为副会长。

与梁光源的精短小诗相比，观海先生主攻政治抒情诗，主题开阔、气度恢宏，颇似诗界舞大刀的云长，甫一露面，即有横扫千军之势。与之同期出现的另一位擅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赵辛铭却正当壮年，其诗飞扬恣肆、才华横溢，很有一点当年贺敬之、郭小川的气势。

回看观海先生的诗，虽说缺少点《红豆词》式的纤巧，但却有《观沧海》式的拙朴和大气。我和他同为学养先天不足，后天特别辛苦自强的一代人，一大把年纪了还在高校与青年学子同堂就读，以弥补知识的缺口，赶上时代的步伐。

对于诗的追求也是这样，观海等一批诗人的大器晚成，是我国步入老年社会以后必然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也称得上是新时代才能出现的文化盛事。老年人对于诗的选择，是一种灵魂的再次洗礼。

法国的蒙田说：“灵魂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退休的人即闲逸者，本可以在闲暇里好好款待自己、放纵身心，但就此也容易令灵魂飘忽不定，找不到寄托的地方。于是，观海先生拾起了“诗”，以为诗可养身，亦可养心，其相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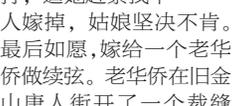
以沫的夫人则捡起了“画”；画可悦目，也可愉情。这样，心一旦有了皈依，无论世事如何喧嚣，都能泰然处之。当然，他们也不是脱离尘嚣的“归隐”，而是接地气的“与时俱进”。这可以从观海夫妇的诗画中得到证明。

观海先生诗集几乎所有的诗，都是有感而发，而不是无病呻吟；即便是一些重大题材的时事诗，也少有泛泛而论者。他总能从自己的切身感悟出发，写出一二独特的意蕴，让读者心有所动，从中体味出诗的美学境界，这就很不容易了。

如集子里的《好大一面旗》、《走过天安门脚步》、《红色之恋》等，都是这一类诗上乘之作。对这类诗，观海先生多自己朗诵。自诵的方式的好处在于自己能把握诗的质地，恰到好处地把自己创作的初衷表达到位，加之他嗓音的真纯与明亮，更能将诗的情感与意蕴发挥到极致，这大概是自写自诵的妙处所在。也是他能在网络平台赢得众多粉丝追捧的奥秘所在吧。

我始终认为，写这一类政治抒情诗，是要花大力气大功夫的，一般的诗人都不敢轻易为之，而观海先生却信手拈来，似有驾轻就熟之功，这也许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有关。他务过农、从过军，在国家电视台做过工会主席，深悯民间疾苦、饱览世纪风云，故能把握“诗”的大局，掌控“诗”的走向，且能以诗的语言来诠释时事，加上笔端带有感情，诗的成色自然就上去。从诗风上看，观海先生无疑属“豪放派”，大气磅礴中挟带一丝儿女之情，这或许也是他拥有众多“粉丝”的另一原因。

就我个人喜好来看，我更喜欢观海先生那些写个人情感的诗，如《日子》、《清明之思》、《雪花情》等。也许是这些诗灵感发自内心深处，加之诗的语境清丽纯净，更能触动人的那一根相似的神经，激起诗的共鸣吧……（本文为观海著《诗耀中华》序）



毕竟凡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

（甲骨文） 李志伟

语丝 一言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地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适当地忙着，就很好。



编者按：爱音乐的人是有福的。一年春风重又来，第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又让这座城市乐声悠扬。几代乐人共同打造，令音乐中的真善美乐给予我们更多前行的力量。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创立于1959年的“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1960年5月，正式以“上海之春”名字出现。扶持年轻艺术家，一直以来是上海之春永葆青春的动力。这次开幕演出就特意邀请了许多上海音乐学院年轻的学生参与，比如上音青年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与上音附中的8位小朋友一起演奏《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让我最感动的是来自上音附中附小的“100把小提琴”将和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齐奏《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是从附小、上音附中一路走来的，看到学弟学妹们像种子一样在慢慢发芽，这种体验是美妙的。

我回到上海，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希望能把上海音乐界的新人新作推向世界。年轻人是需要压点担子的。即便

在疫情中我们也没有丝毫松懈。你能听到上海歌剧院的院子里，歌声、乐声不断，每个排练厅都是满的。我把往年年中进行的业务考核提前至3月。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合唱团舞蹈团，舞美制作歌剧制作团队等，都进行了考核。文化高峰是要通过人才辈出和佳作涌现来铸就的。目前，上海歌剧院已经推出

这阕澎湃浪漫的动人乐章中，也有我们的心跳

许忠

“第六代江姐”，多次得到“第一代江姐”任桂珍老师生前亲自示范指导。

“上海之春”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也彰显了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格局和胸怀。开幕演出收到众多有国际影响的音乐机构掌门人的祝贺。请允许我把他们罗列在此：巴黎爱乐音乐厅主席、首席执行官、巴黎管弦乐团总经理洛朗·培尔，巴黎爱乐音乐厅艺术总监艾曼纽尔·洪德尔，英国皇家歌剧院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比尔德，英国皇家歌剧院

行政总监马克·西姆斯，英国皇家艾伯特音乐厅首席执行官克雷格·哈索尔，英国广播公司卡迪夫世界歌手大赛艺术总监大卫·杰克逊，澳大利亚歌剧院艺术总监林登·特拉奇尼，匈牙利大剧院首席执行官卡埃尔·卡巴，以色列耶路撒冷室内乐团总经理约拉姆·扬格曼。此外，我们以线上线下形式，邀请

了巴黎管弦乐团、澳大利亚歌剧院、以色列耶路撒冷室内乐团等海外艺术团体一同演出。

今年的音乐节也体现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件事。苏州交响乐团中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当他们知道去年受疫情影响延期举办的上海之春将在今年举办时，纷纷给我发来贺信，并强烈表达参与演出的心愿，他们要通过自己的艺术和音乐，感谢中国政府在疫情中对全世界

波汤圆。那时候的时光就如细细密密流淌着的黑洋酥，不紧不慢，恰到好处。

我坐在外婆家的楼梯上，看到楼梯拐角处挂着的一面小圆镜。一段记忆突然清晰起来。

我看到外婆从楼下端着菜，一阶一阶走上来，在镜子面前顿了顿，把手里的碗放在楼梯上。歇息时，她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抿嘴一笑，有着少女的温柔。然后，她继续端着菜，往上走。看到坐在楼梯上的我，她招呼着，“囡囡，洗手，吃饭了！”那一瞬间，她从少女变成了外婆。此去经年，空镜子中只留着绵长的回忆。

去书城闲逛，看到《醒来甚是爱你》，随手翻看，竟然在书架边站了好长时间。人们都说朱生豪是“世上最会说情话的男人”，果然，这股美丽的情话任谁都会被打动。朱先生内心丰富，情感真挚，品位优雅，活脱脱一个幽默暖男，有才华，锲而不舍，一颗心跃然纸上，令人相信人间有真情在。

有人说，朱生豪先生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中的31部作品，再有就是写情书。他英年早逝，但这两件事都做出了名堂，特别是情书，堪称传世情书，小欢喜，小烦恼，贪嗔之念，调皮之状，深情动人，让人看了忍不住想去谈一场恋爱。

看朱生豪的情书，那不凡的才情，辽阔的内心，蜜糖一般的文字，让人不禁心跳，也心生惭愧。想当年，咱也是写过情书的人，可是那情书标点错误，有错别字，不知情书为何物，只是为了写情书而写。

读中学时，前排女生给男生写情书，遇到不会写的字悄悄问我，我建议她用画圈代替。当然此圈非彼圈，并非词人朱淑真“相思欲寄无从寄，画个圈儿替。”而是真的画了一个圈。男生收到情书，说了一句话，令我至今想起来都会忍俊不禁。他看不大懂，把她拉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地问了句：“这是要我做题吗？”女生窘成大红脸，回来怼我：“都是你出的馊主意，早知道我就不画圈了，还不如写拼音呢。”

青葱岁月，谁不有点傻事？

情书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或文学形式，很私密，很隐晦，但仍有一些传世之作流出。我喜欢朱生豪的情书，活潑有趣。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遇见。而情书是这场遇见中最好的见证。我年轻过，爱过，无悔。

云中谁寄情书来

积雪草

十日谈

乐满上海之春 责编：吴南瑶

何占豪说，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得到老师的教导，祖国的培养和首长的关怀，明确了创作目标。